



小小说

## 老人新人

□徐社文

机关进了几个新人,小丁是其中唯一的男子。

小丁被分到301办公室,办公室有3张办公桌,但其实只有两个人上班,小丁和老丁。老丁说那张空着的办公桌是退二线的老主任的,还有两年才六十周岁。老丁还说自己是局里“老人”了,从部队转业回来,一待就二十多年了,没什么进步,再有几年也要退休了。

开始时,小丁是掐着时间8:30准时到班。他进门时,老丁也恰好将拧干的抹布挂在门后面。这时,地拖了,桌椅抹了,开水打了,报刊文件整了,一切都干干净净,整整齐齐。小丁有点不好意思,老丁说:“没事,我家靠得比你近些。”

小丁发现,每天老丁把老主任的桌椅抹得比他们的还要干净,茶杯虽不用也是每天一洗。小丁说他又不常来,没必要天天这样。老丁笑笑:“一样的。”老丁还有个习惯,每到周末下班后,便会把办公室桌椅、沙发都挪下位置,彻底地把角落角落都清洁一遍,他说这样办公室气氛才爽,人才有精神。

时间长了,小丁也学上了老丁的样子,有时他提早来,有时老丁提早到,谁早谁整理,谁也不跟谁抢。老主任桌椅从来没有积下灰尘、摆得凌乱过。

小丁从来没有听到老丁说过一个“忙”字,人前也好人后也好,有时中午在食堂,几个同事围在一起边吃边抱怨太忙太累,问及老丁,老丁笑笑说:“还好,还好。”其实小丁知道老丁是很忙的,他们这摊工作原来是四个人干的,现在只是他和老丁干。他自己还没有完全熟练,所以大部分工作都是老丁一个人干。小丁看到老丁早上泡一杯茶,有时直到下班时才有空喝上两口。看老丁从来没有为家里事分过心,小丁说:“你家里没事吗?”老丁还是笑笑说:“都处理好了。”后来从别人的闲谈中才知道,老丁父母都已高龄,头疼脑热是常事。爱人身体也不好,重体力活都得老丁干。老丁经常对小丁说:“今日事今日毕,事是越拖越忙。”也就怪了,小丁跟着老丁不出一年,部门的事就样样精通了。以至于其他条块增加人手时,有人说起老丁这块,领导说:“没听老丁说忙啊!”

还有一件事也让小丁惊诧不已。那天一个熟人拜访老丁,临走时说好几年不见了,改日相聚。老丁说:“好,过几天我请你。”这样的话小丁听多了,本是客套话,没有人会当真,下次见面还会说同样的话。没想到那个周末下班时,老丁就请小丁作陪。小丁问什么活动,老丁说不是那天我说过几天请朋友的。小丁说还真兑现啊,不是说了玩玩的嘛!老丁认真地说,哪能呢!答应人家的事一定要做到的。那天小丁有点喝多了,老丁送他到小区门口,他抱住老丁,一个劲地说:“领导,我就服你。”老丁就一直纠正他:“不是领导,是老丁。”

过了几年小丁就有点老丁的意思,老主任退休了,老丁退二线了,301又来了新人。小丁还是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,首先把老丁的桌椅抹得干干净净,一尘不染。

有一天新同事推门看到晨光中的小丁,惊讶道:“哎,你自带光芒耶。”小丁眯着眼笑了。

湿地风情

到底,是我拥抱了蟒蛇河,还是蟒蛇河接纳了我,已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我抵达了西乡里的这条河流,完成了一次心灵的归潜和涤荡。

## 西乡里的蟒蛇河

□邱春潮

1

春夏时节,风向向逶迤无边的蟒蛇河。花香、草香,杂糅着泥土的气息,涌入鼻窦;麦苗拔节分蘖的细微声响,钻进耳膜。绿肥红瘦,水草丰腴,摇曳生姿,在河底淘洗出一条条晶莹剔透的绿飘带。

白色水鸟沐浴霞光,翩然而起。它们的羽翼掠过水面。带着鱼腥味的风,掠过它们的羽翼。温煦的风,推开层层叠叠的涟漪,捎来生命蛰动的气息,托举起浩繁盛大的万物生灵。

单就名字而言,蟒蛇河即极具神秘与魅惑。遑论它移步换景的婉约。一花一草,一径一廊,一亭一轩,如善睐明眸,顾盼流转,逗留你的脚步和身心。西乡的黄昏里,蟒蛇河将它的形神兼备,毫无保留袒露与你。

苏北里下河密集的水系里,蟒蛇河是分子,也是分母。发轫大纵湖,穿村越舍,一路欢歌,一路向东,奔流入海。这份有容乃大,隐在虾肥鱼壮里,藏在鸥鹭翻飞里,蓬勃在一座座繁衍生息、烟火不绝的村庄里。

站在水草丰腴的岸边,忽然想起刘长卿的句子:鸟向平芜远近,人随流水东西。又想到,如果就此在西乡,在这青草郁郁的岸边,搭庐垒灶,安顿身心,作一个随心所欲的人,该有多好?

2

如何在更宏大的经纬线上,更深地抵达一条河流的内心,并触摸它的历史?

河流是生命的母体,也是神话的产床。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的神话,以及西方的创世纪故事里,频现绰绰蛇影。

引入蛇的意向,一条河便会平添隐秘和生趣。初来盐都,被灌输几个版本的传说。其间言说最多的是,龙冈沙岗,有条蟒蛇修炼千年,有了人形,变出一座庄园,一姓张员外投宿此地,见庄主样貌出众,遂将女儿许配其为妻。旬月,新娘归家省亲,言及夫君身冰若蛇,员外大惊,求一道士寻问,方知是蛇精所变,便用宝剑刺蛇双眼,蟒蛇向西逃窜,至大纵湖血尽而亡。蛇游过处,形成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流。

如此传说,与梓里射河异曲同工。借由神话穿凿,一条条或大或小、或长或短的河流,完成了象形到会意的升华。从山海经到聊斋,从庙堂到江湖,概莫如此。

大河两岸,林立稻谷丰收的村庄。无数少年吮吸过她的乳汁,诞生,奔跑,成长。“建安七子”中的陈琳,“中共中央第一支笔”胡乔木,“国际安徒生奖”获得者曹文轩……一方灵动水域,滋养文心琴胆,于岁月淘洗中,留下一串串闪亮的名字,也留下三胡故里、草房子、东晋水城,一个个文化地标。大河奔涌,文脉浩荡。

3

是的,一个个鲜活的人,让村庄和河流明媚和鲜妍起来。

来盐都,我没能赶上蟒蛇河风光带建设,没有目睹浩大工程繁忙热烈的现场。享受到的是一件精雕细琢的艺术成品,由匠心和妙手合璧而成。第一次驱车,第一次徒步,在生态廊道愉悦身心,呼吸绿色空气。躺在露营地,看见云朵向天边急速地移动,感受到的是,一种诗意栖居的陶然。

恍惚间,我居然寻不到一个妥帖的词汇描述此刻的蟒蛇河。人与自然的交融,灵长与灵性的成全,往往是金风玉露,一相逢,便胜却人间无数。

这大地河流,这草木生灵,这蟒蛇河里的鱼虾水草,这岸边的无名花朵,这天高云淡,固然也是人间的一部分,但我更想以“物间”为它们命名。它们自成风流,有自己的生命密码和语言。李娟说,植物的自由,让长着双腿的任何一人都自愧不如。而到底,是我拥抱了蟒蛇河,还是蟒蛇河接纳了我,已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我抵达了西乡里的这条河流,完成了一次心灵的归潜和涤荡。

凡人小事

雨水淋湿了这座小城,淋湿了老人的小三轮,淋湿了蓝色的警服,那装在塑料袋里的124元钱,始终干干净净,齐齐整整。

## 菜场警事

□范汉娟

立夏后的菜市场,鲜灵灵的时令蔬果让人赏心悦目,淅沥沥的雨水,让这个清晨更添凉意。王奶奶披着红雨衣,在她小小的摊位上热情地吆喝着,脚边的蛇皮袋里,堆着翠绿饱满的蚕豆,还沾着点滴雨水,折射着初夏的生机。王奶奶的老伴身体残疾,独自坐在一旁的三轮车后面。这些蚕豆是他们自家田里种的,鲜嫩着哩。

天气虽不好,生意还不错,新鲜上市的蚕豆,引得很多人驻足购买,王奶奶的心情丝毫没有因为这湿漉漉的天气影响,她时不时抹一把额头,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汗水。

“多少钱一斤?”

“两块五一斤,自家长的,早上刚摘的。”

“挺便宜,来一斤吧。”

“老姐妹,你的豆子,拿好了,我给你找零。”王奶奶把蚕豆递给顾客,顺手掏了掏口袋,笑容突然僵住了,雨衣口袋里本来有只塑料袋,里面装着124元现金,此刻口袋里怎么空空的?她不敢相信,再摸索一遍,还是空的,王奶奶的心也一下子空了,她在不大的地盘焦急地四处翻找,再扩大到整个菜市场,却怎么也找不到。124元钱,不是大数目,却是赚吆喝的辛苦钱,从六点钟起床开始,摘豆子,把残疾的老伴扶上电动三轮车……她在去年秋天亲手种的蚕豆,每一个饱满的豆荚都是汗珠子灌溉来的,个中滋味,没有耕耘过的食客是体会不到的。生意不能晾着不做,老伴也不能脱离视线太久,王奶奶只好先报警。

三里桥派出所民警孙健匆匆赶到现场,了解详细情况后,安抚着老两口:“你们别着急,可以查监控。”他心想,如果实在找不到,就去偷偷换点现金,“骗”她说找到了。雨越下越大,蓝色的警服湿透了,孙警官无暇躲避地面的积水和脏污,只顾沿着王奶奶走过的路,搜索,询问。

眼见希望渺茫,王奶奶摊位对面的一个监控摄像头映入眼帘,孙警官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。视频回放显示,当时钱袋子从雨衣口袋意外掉落,而后被一个戴着头盔和口罩的路人捡走,路人骑着的白色电动车成了唯一的“救命稻草”。继续查监控!凭借其他点位的摄像头,再加上比对监控图片挨个排查电动车,功夫不负有心人,孙警官总算找到了车主,拿回了王奶奶的124元钱。

孙警官回到王奶奶的摊位上,郑重地把钱原封不动地交还,王奶奶笑得咧开了嘴,接钱前还不忘在衣服上来回擦拭着布满老茧的双手。她乐呵呵地双手合十,把塑料袋夹在手掌中间,反复地说着谢谢,塑料袋随着双手摇摆的幅度左右抖动,仿佛也为自己的回归而雀跃。“钱要放好了,自己小心。”临走前,孙警官再三叮嘱。

孙警官回到派出所,没过多久,却看到先前的老两口也出现在了门口。

“咦?是你们?钱不是找到了吗?”民警一时有些讶异,脑袋里闪现种种可能:“难道是后来发现钱少了?”

王奶奶一看到孙警官,满面笑容,眼神真诚:“警官啊,我这边收摊了,特地当面来跟你说声谢谢,今天生意好,你们还帮我找回了钱,我心情好。”“你们太客气了,举手之劳,早点回去吧,可别着凉了!”民警有些动容,124元钱,也不算多,做也是自己的分内事,却被老人记在心里,他们不顾雨天湿滑,特地赶来道谢。雨水淋湿了这座小城,淋湿了老人的小三轮,淋湿了蓝色的警服,那装在塑料袋里的124元钱,始终干干净净,齐齐整整。

藏蓝守护没有季节限定。风里雨里,24小时,平安盐城见证着警民之间每一次的双向奔赴。